

## 探討《文藝春秋·宇宙連環圖》知識的存在

### 一、前言

在大學中文課程中，小說導讀抽到《文藝春秋》，其中看了〈如何像王禎和一樣的活著〉，發現自己就像故事中的主角，莫名其妙就被老師指派作業調查一篇小說。而我在閱讀黃崇凱的《文藝春秋·宇宙連環圖》時，整本小說每句話都可以看懂，但是卻沒有辦法輕易的整理出一個大綱和架構統整起來，感覺什麼都沒有說，平凡無奇的就講完了。裡面其中一篇短篇小說〈宇宙連環圖〉，經過老師的提點，發現《宇宙連環圖》的作者就是寫《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的卡爾維諾。《文藝春秋》是一本以多系列的短篇小說所構成的一本小說。該書的有些主角會重複處現在相關連的篇章。而我所進行研究的篇章，〈宇宙連環圖〉和〈如何像王禎和一樣的活著〉都有出現阿魯吧，〈宇宙連環圖〉和〈漢聲小百科〉則是都有出現《漢聲小百科》。究竟《文藝春秋》這本書到底是想要表達出什麼意涵，將卡爾維諾《宇宙連環圖》、賀景濱《去年在阿魯吧》、《漢聲小百科》這三本看起來似乎完全沒有關聯的文本，用一個短篇故事把他們全部串起來，這樣子的用意為何？我將試著閱讀並查詢《宇宙連環圖》和《去年在阿魯吧》，介紹和比較這兩本書有什麼異同。最後探討黃崇凱如何把《宇宙連環圖》、阿魯吧、賀景濱、《漢聲小百科》、漫畫全部整合成一篇文章，巧妙的安排讓讀著讀出言外之意。

### 二、關於知識建構性的揭露

《文藝春秋·宇宙連環圖》本篇主要由《宇宙連環圖》、《去年在阿魯吧》、《漢聲小百科》、廖添丁、王贛俊這幾個要素所構成。本章節將介紹《宇宙連環圖》、《去年在阿魯吧》的象徵意義。

#### (一)、卡爾維諾《宇宙連環圖》的寫作方法

卡爾維諾主要擅長以奇特的敘事方式和內容來撰寫小說。加入科幻與幽默的元素，讓本書更加風趣。《宇宙連環圖》，便是這類型的代表作之一。在《宇宙連環圖》書背寫道：

《宇宙連環圖》是卡爾維諾六零年代的代表作，表現出作家高度的創造力。全書由十二則短篇以及貫串的共同人物組成。每一篇都由一則看似科學新知的「讚詞」導引，小說裡的人物有數學公式，也有單細胞生物，故事則從敘事者(Qfwfq)(無法發音的名字)的童年展開，寫及他的初戀及同儕情誼，卡爾維諾在本書中展現他獨特的寫作企圖，以文字將宇宙演化

過程詩化，將無限無良的時空注入了有限生命的記憶。這部作品呼應著卡爾維諾的信仰：「我對於文學的前途有信心，因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著只有文學才能以其特殊方式讓我們感知的東西。」<sup>1</sup>

卡爾維諾藉由科學上的知識，推導並建構一個虛擬世界，由現有的科學推論出謬論、悖論，進而讓讀者產生懷疑，顛覆讀者的知識，帶著讀者們進入他的想像世界。抑或者是直接違背常識當作開頭。例如《宇宙連環圖》中其中的一篇〈穩定狀態論〉，<sup>2</sup>在 1960 年代以前這個理論是被許多知名的物理學家所支持的，例如愛因斯坦根據廣義相對論得出宇宙膨脹，加入了宇宙學常數。但是自從哈伯發表了哈伯定律後，有越來越多的天文物理證據支持大霹靂假說，故現在大多數天文物理學家拋棄穩定狀態假說以大霹靂假說為主。而卡爾維諾正是知道兩者的相互矛盾性，故意以和大霹靂說相悖的穩定狀態論出發，展開新的冒險之旅。

除此之外，南方朔評論：「整個宇宙的形成與進化被擬人化，而在擬人化的過程中又被賦予哲學討論的意義，情愛的滄桑歷史的茫茫以及命運的變化等都被鑲嵌了進去，是卡爾維諾最具可看性的作品！任何人都不可能不瘋狂般的喜愛。」

作家亞倫寫到，卡爾維諾的《宇宙連環圖》，寫的就是卡爾維諾經歷過，並且希望、想要過的一生。

卡爾維諾想要連結出他的小說和他年輕時的生活，像海明威一樣寫了各種分別故事，最後再靠一個單獨的故事把他串聯起來。卡爾維諾想要把他的奇幻世界觀故事與哲學、文學通通寫在一起，因此寫了《宇宙連環圖》。他想要用自身解釋自身的存在。他想要了解他寫了什麼，並相信他人的評論可以更了解他。<sup>3</sup>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他寫《宇宙連環圖》是為了要更了解他自己，並且可以把自己年輕的時候生活串連起來以外，更可以透過他人的評論，重新反覆思考自我。還可以藉由訪談來驗證《宇宙連環圖》和卡爾維諾人生的關聯性：

卡爾維諾在早期，他希望他的生活可以像小丑一樣娛樂大家。就像《宇宙連環圖》，一連串的有趣故事，正是卡爾維諾在描述他最後生命中的 20

<sup>1</sup>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張密譯，《宇宙連環圖》（台北：時報，2017），書背。

<sup>2</sup> 如果銀河系偏遠運行，那麼宇宙稀疏的部分會被新造物質構成的新銀河系補上。為了保持宇宙的平均密度，只要每四十立方釐米太空中每二億五千萬年創造一個氫原子就足夠了。伊塔羅·卡爾維諾著，張密譯，《宇宙連環圖》，頁 75。

<sup>3</sup> He wants to chart “lines of continuity” between the fiction of his youth (“Hemingwayism, spare stories, with a final shoot-out”), his early “fantasy- moral novels or lyrical- philosophical novels,” his cosmicomic stories and the “preciosity, Alexandrinism, the prose poem” of *Invisible Cities*. Calvino wants himself explained to himself. He wants to understand what his writing means, and he believes that criticism can tell him.

Thier, Aaron, “The Complete Cosmicomics.” *NATION* 299.21(Nov.,2014): 34-35.

年，在某種意義上《宇宙連環圖》包含了很多想法，大都是被一個丑角做 Qwfwq 所描述的。而他就是講述宇宙的地理、歷史、哲學。最後《宇宙連環圖》就是被文學思想和科學知識所整合而成。<sup>4</sup>

因此我們可以統整合歸納出，《宇宙連環圖》不只是一個虛構的奇幻故事，而是故意並去破壞讀者目前所擁有的知識體系，重新創立，建造一個屬於全新的宇宙和世界觀，並且透過卡爾維諾本身曾經度過、希望、想要經歷的理想人生，寄託於書中。

## (二)、賀景濱《去年在阿魯吧》的寫作方法

黃錦樹曾形容賀景濱的小說：「敘事觀展現出異乎尋常的敏銳，聰明而不流於輕巧。數學哲學科學的邏輯詭辯，典型的偽知識操作，沒有火氣也沒有土味。他也擅於在對話中運用悖論、矛盾的方式去質疑、顛覆知識，產生荒唐及幽默之感。」<sup>5</sup>而《去年在阿魯吧》的內容，正好可以由該部預告片來簡單扼要地說明，正好可以讓我們來解釋說明

這部小說想要試著用虛擬實境來證明，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有可能只是我們的幻覺，他其實是不存在的。

(女主角)：現實的我已經不存在了，他們搶在我生前把我的所有記憶下載了下來。

(男主角)：虛擬人生的好處之一：可以換身體；虛擬的人生好處之二：可以把愛情一起押上。

(女主角)：我們到底是要近乎逼真的現實，還是要打造想像中的現實。

(男主角)：我們一直在這個世界提取訊息，難道目的只是為了讓我們自己也成為訊息。既然數位的虛擬可以消解物質當所有東西都數位化的時候，是不是也可以反過來質問，是不是所有物質都不存在。

一部最讓人發笑，又讓人心痛戰慄的小說，一部值得用生命推薦的作品，

---

<sup>4</sup> Early in his career, he says that he is “in favor of a clown-like mimesis of contemporary reality. *The Complete Cosmicomics*, a series of playful stories that Calvino penned during the last twenty years of his life. In a sense, the cosmicomic stories consist of ideas and ideas alone: most of them are narrated by a numinous jokester called Qwfwq—who is present for every significant cosmological, geological and biological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e—and most of them develop as the lyrical embodiment of a real or apocryphal scientific idea made explicit in an introductory note.

Thier, Aaron, “The Complete Cosmicomics.” *NATION* 299.21(Nov.,2014): 35.

<sup>5</sup> 黃錦樹。〈旅美小說家賀景濱的天問：這個世界真的存在嗎？〉，《紐約僑報》<http://ny.uschinapress.com/weekends/2013/08-26/377.html>

給下一世代的荒涼預言。<sup>6</sup>

我們再引一段《去年在阿魯吧》內文當作範例來說明：

「愛情，總有些是語言無法說清楚的吧。」

「你可以嘗試用數學表達。」

「為什麼？」

「數學和音樂，當初就是為了傳達語言無法表達的事才發展出來的啊。」

「那你可以用四維的陣列來表達我們目前的感情狀態嗎？」

「不，我想用函數比較恰當。」

「怎麼說？」

「函數本來就是用來技術關係、因果、變化、單位轉換的工具。」

「例如？」

「例如  $f(x)=(y)$ ，如果其中有某事改變，另一件事也會跟著發生變化，這就是函數的相關性。」

「我知道了，例如  $f(\text{父母})=\text{子女}$ ，對不對？」

「沒錯，但感情這事太複雜了，我想不懂要用多項式，而且還得動用到高次的泰勒展開式才能在某個區間內得到一個近似解。」

「泰勒展開式？」

坦白講，能用微積分的觀念，唬得DNA一愣一愣的，還真的有點給他暗爽。<sup>7</sup>

我們可以由引文中看到，泰勒展開式是數學上的微積分等式，本來應該是和文學沒有任何關聯的，卻被賀景濱拿來當作文學語言，來描述愛情。由此可知賀景濱小說《去年在阿魯吧》具有解構的特質，把看似沒有關聯的科學知識，應給他拼湊了起來。和《宇宙連環圖》一樣，使用了科學角度分析、推論、謬論，並使用後現在主義的寫作方法。在科學主題的內容包括了渾沌理論、測不準原理、蝴蝶效應、黑洞理論、時間簡史、量子力學、訊息數學理論。是屬於科幻小說，但其中真實的穿插出入，賀景濱區心瀝血的創作未來科技的世代。他在書中使用了他的公式，寫出像《宇宙連環圖》一樣的各種定理和故事。<sup>8</sup>則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則不難看出。

而賀景濱則試著以小說辯證「存在」與「荒謬」的存在並且把各個科目知識拼湊起來：

賀景濱，還是個知識狂，其小說大量出現包括生物、醫學、物理、數學、哲學、電腦、進化論等構成生存空間的相關知識，然而，賀景濱非但沒有給讀者難以消化的知識書袋，反而以嬉笑的方式抖出知識的存在問題，整體視角拉高到對

<sup>6</sup> 賀景濱，《去年在阿魯吧》，預告片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ZwQ55XdtU>

<sup>7</sup> 賀景濱，《去年在阿魯吧》（台北：寶瓶文化，2011），頁 217-218。

<sup>8</sup> 改寫自 劉淑玲，《賀景濱小說《去年在阿魯吧》互文性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頁 5。

宇宙存在現象的思辯，終結於人性的複雜性，和感傷的虛無氣質。<sup>9</sup>

除此之外，黃錦樹也曾借用卡爾維諾之語，論賀氏寫作技藝，黃錦樹認為賀氏小說是此後此間中文譯者閱讀界的先驅，諸如博爾赫斯、卡爾維諾、艾科等，都屬於這個寫作傳承，但這個系統的寫作不只要聰明，還需要相當程度的學養（科學）與思辯能力（哲學），賀形容自己是不折不扣的懷疑論者，不管甚麼都要打上問號，喜歡深思和探討人生意義，多方研究西方哲學和文學，是這些讓他成為了懷疑論者。<sup>10</sup>

綜合預告片和論文內容，我們可以推論，就像賀景濱在《去年在阿魯巴》的後記所說的：「如果虛構終能見到真實，那真實也很可能是虛構的。就像過去人們曾經認為地球是平的一樣。」<sup>11</sup>。但是小說是虛構的，真實知識與虛構故事穿插其中，這使得《去年在阿魯巴》部分為真，部分為假，夾在虛幻與現實中，既可以提升可信度，也可以改變讀者的認知，讓讀者思考。此種寫作手法，目的與《宇宙連環圖》相互呼應，透過質疑現實生活中既有的知識理論，試圖去打破，破壞。並讓讀者重新思考，到底什麼是知識？知識哪些又是真的？真的知識重要嗎？還是知識是人為有意圖架構出來而成的。

### 三、關於知識解構性的揭露

本章節將透過《文藝春秋·漢聲小百科》來介紹《漢聲小百科》在生活中的象徵。

在《文藝春秋》裡面的〈漢聲小百科〉一篇中，介紹了《漢聲小百科》在台灣的地位。《漢聲小百科》在以前是家喻戶曉的一系列百科全書，其中那時候書籍很貴，因此能夠購買《漢聲小百科》的家庭都是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和重視教育才會買的。在黃崇凱《文藝春秋·漢聲小百科》本篇中有提到，甚至可以以有沒有看過《漢聲小百科》來當作擇偶條件。

結局最後一段女主角流淚過程中，女主角一邊回想起過去所學和過去發生的種種事情，並整理出了《漢聲小百科》象徵的過去的身分地位、知識、與力量。阿桃覺得當初努力想要學習的部分，陪伴她一起成長的《漢聲小百科》，曾經那麼的風光。裡面大多有著正確的事物，但是有些意義不明，例如人體元素的換算，也許正確，但是沒有什麼意義。但是裡面卻有些不太符合現代主流的理念，例如要統一中國，男生和女生一定要結婚生子，傳承後代。結果這些僅僅只是書本上傳輸的知識，權威體系下《漢聲小百科》的地位，讓人盲目的追從，導致男主角同性戀者不但要正面面對自己的感情，想要跟同性戀結婚，還要被迫遵守不合時宜的規定。跟自己不愛的女主角結婚，無奈之下只好三個人住在一起。但是女

<sup>9</sup> 劉淑玲，《賀景濱小說《去年在阿魯巴》互文性研究》，頁 23。

<sup>10</sup> 劉淑玲，《賀景濱小說《去年在阿魯巴》互文性研究》，頁 24。

<sup>11</sup> 摘錄並改寫自賀景濱，《去年在阿魯巴》，頁 272。

主不願意待在這種家庭。而他們也不知道要怎麼教導小孩，誰是媽媽，還有大哥在家庭成員中扮演的角色。導致三人的多元非自願家庭的出現，產生裂痕的家庭問題。最後一段引文如下：

螢幕的光和字使我暈眩，靠在柱子，把手機收進包包，《小百科》當初離開時對我們說要進入知識的寶庫，最重要的是這幾把鑰匙，好奇心，觀察力和對周遭環境、世界、人類以及萬物的關心，我曾經學會這些，但我卻逐漸地失去了這幾把鑰匙，以前我以為，我只要奉公守法，繳稅，生活或國家都不會傷害我，我能繼續抽象地愛他們，但現在我開始懷疑，我的愛就像莊子說的大鵬鳥和大鯨魚，在這些巨大的存在之前，我的愛是多麼微小，微不足道。我腦海中當初浮現的《小百科》關於流淚的知識，流過眼球的眼淚通常經由排淚管排到鼻內，分泌過多才會從眼眶排出來，我蹲了下來，看不見星星的夜晚猛烈搖晃，搖到身體裡全部的水分都跑上眼睛，爭先恐後地流了出來。<sup>12</sup>

從上文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漢聲小百科》是主角們的知識象徵所在。然而當主角們《漢聲小百科》書上所學的，與現在過的生活相反時，就造成的嚴重的自我認知錯誤和自我混淆。最明顯的就是〈漢聲小百科〉的主角是同性戀，卻得要遵守《漢聲小百科》強調的一夫一妻制。在台灣戒嚴時期下，《漢聲小百科》與國民政府是以中國大陸為認同所在。知識、學問是被有權力掌控的人們架構出來的。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而這種被強迫建構出來的知識，在《漢聲小百科》出版當時，大部分的讀者和故事裡的主角一樣，並不是經過自己重新質疑、思考、提問，並且從各種管道吸收新知並比較，只是為了遵從大家認為是正確，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為了行動而行動，而沒有經過謹慎思索。然而真理並不是只有一個，而且知識是會隨著新的發現、新的突破想法，跟著時代演進改變的。

#### 四、《文藝春秋》的〈宇宙連環圖〉象徵、組織

##### (一)、象徵

其中幾個明顯的象徵不難以看出，小賀暗指指賀景濱。而開的酒吧名字叫做阿魯吧，也是《去年在阿魯吧》書中的阿魯吧。而小賀在充滿霧氣玻璃窗上，用手指所畫線條成的連環畫和卡爾維諾的《宇宙連環圖》相關。

黃崇凱在〈宇宙連環圖〉這篇當中的插畫連環圖，<sup>13</sup>可以看到小百科（漢聲小百科該系列書的主角）在阿魯吧裡面一邊喝咖啡，一邊閱讀著《俠王傳》。有時改看著電影。然而到電影結束時，始終一個客人都沒有來。所以小百科就決定以後不要再辦《漢聲小百科》主題之夜。從這個連環漫畫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出，

<sup>12</sup> 黃崇凱，《文藝春秋》（台北：衛城，2017），頁 166-167。

<sup>13</sup> 黃崇凱，《文藝春秋》，頁 173、177、185、191。

小百科就是象徵著賀景濱。原因如下。第一，〈宇宙連環圖〉提到小賀在阿魯吧裡面一直閱讀《俠王傳》，複習廖添丁的英勇抗日情節。第二，〈宇宙連環圖〉一文有提到小賀常常放電影來看，與該篇中的插畫連環圖相符合。第三，〈漢聲小百科〉原文中最後一段說到

小賀還沒有回答，思緒飄到了兩億公里遠的地方，想像著在藍星逐漸遠離，變成一個小點，消失在視線中，是否會覺得重要的連結斷掉了，不過沒有關係，他在很久之後將會抵達那個不下兩個紅色新球，重新建造一個心，讓自己能夠繼續在裡面。<sup>14</sup>

而圖畫中，小百科確實是飛到了太空中，來回穿梭在宇宙之中。儘管沒有人參加小百科主題之夜，但是小百科仍努力尋找理想的地點，希望可以過著充滿愜意生活，然後在宇宙的某個角落，可以讓阿魯吧繼續延續下去。

其中有兩個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是，一個是〈宇宙連環圖〉中，小賀一直在複習《俠王傳》的廖添丁，另外一位則在〈宇宙連環圖〉和〈漢聲小百科〉都有出現的太空人王贛駿。

廖添丁是日治時期真實確切存在的人物，然而廖添丁的個人評價，官方和民間的說法卻有明顯的出入。以下資料引用自維基百科：

廖添丁是則是江湖俠義劍客的代表人物。他是屬於日治時期的江湖人物，曾偷竊、搶劫大量北臺灣的衙門與富豪，後在臺北八里山區與警方搏鬥時，被友人殺死。廖添丁屢次襲官府的行為似乎表現出反政府思想，且多劫親日的門閥士紳，傳聞中也有濟貧的義行，在臺灣民間信仰中被神化，又加上戲曲、講古的渲染，因而被罪犯英雄化演變為今日臺灣人眼中的抗日傳奇人物及義賊。但是在史實考證下，廖添丁只是一個竊盜及殺人犯，並非所謂的抗日罪徒或思想犯，換言之，廖添丁的犯案性質為單純的社會刑事案件，而非帶有政治性或思想的抗日事件，但是在而在民間傳說中，廖添丁則是一位行俠仗義，扶弱濟貧的「抗日英雄」。<sup>15</sup>

而根據蔡錦堂的看法也有提到廖添丁的人物形象是大眾被塑造出來的，並不是真實的抗日人物，只是一個社會慣犯。

這樣的義俠、義賊形象，與民眾心目中的「正義觀」相照應，最後成為民眾共享、共有的圖像。這樣的創造作業與圖像建構，或許不接近歷史，但其自身也成為了一種「歷史事實」。<sup>16</sup>

<sup>14</sup> 黃崇凱，《文藝春秋》，頁 192。

<sup>15</sup> 維基百科，廖添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96%E6%B7%BB%E4%B8%81>

<sup>16</sup> 蔡錦堂，〈義俠？或盜匪？--以臺灣·廖添丁與日本·鼠小僧為例〉，《臺灣學研究》，9期，2010年6月，頁 15。

而廖添丁的人物解讀，正是因為有不同因素的背景和目的，知識成為知識分子控制他人的手段。如果你是民間，你就會認為是抗日俠客，但是如果你是歷史學家考證，就會認為是普通的社會案件慣犯。而事實上到底廖添丁是哪一種人，除非當場經歷並看過，否則就仍然是謎。

而在〈漢聲小百科〉與〈宇宙連環圖〉都有出現的王贛駿，是台灣目前唯一的太空人。太空人有個共同約定，可以帶著自己的國旗升上太空，在月球插上自己的國旗。然而，王贛駿插上的國旗，卻因為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政治立場上有不同的說法。在台灣的版本是，但是中國向美國政府施壓，說那不是他出身地(中國浙江)的國旗，於是王贛駿就放在唯一的私處內衣一起升上太空，回來台灣交給行政院院長俞國華中華民國國旗。而中國的版本是，他帶上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1985年訪問中國時，將五星旗送給中國政府總理趙紫陽。而事實上，王贛駿到底插上了哪面國旗，或是都有插，又或者是都沒有插上國旗。而這個事實，可能早就被許多錯誤、假的捏造的知識給他掩埋掉了。而事實可能也不太重要，知道的人少之又少，可能沒有辦法考究了。

由廖添丁和王贛駿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生活中所學知識，可能是由特定的，因為某些因素，例如政治。而特地被建構，虛構出來。我們所知道知識也有可能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假造出來的，不全然都一定是真的。廖添丁、王贛駿這兩人的象徵就是意識形態下的產物，而對錯根本不重要，也無所謂的對與錯。

## (二)、組織

《漢聲小百科》的內容，在當代具有深遠的影響力，足以影響一個人。因此小賀覺得在他理想的酒吧裡，除了要讓人打造放鬆和諧的氣氛，所以決定擺放《小百科》，希望讓大家可以找回當初的感動，讓大家重溫那小時候的樂趣《小百科》。然而他設想了如果他辦了《小百科》主題之夜，可能大家都不會有人喝采，更不會有人來拜訪阿魯吧。黃崇凱將這一切串聯組織起來，覺得賀景濱的《去年在阿魯吧》與卡爾維諾的《宇宙連環圖》，都是象徵自己想要度過，或是理想、曾經經歷過的人生，希望可以透過連環畫或書籍，畫出、寫出他理想中的烏托邦，並將願望寄託於此。此外，黃崇凱注意到了卡爾維諾和賀景濱都很相似，創作的作品都是以後現代主義表現來寫作，並且寫作的內容都是以科學角度、以真實的定理或是假的謬論，導論出各種悖論、似是而非的理論。透過挑戰讀著的既有知識，進行改造或是灌輸新的想法，讓讀者感到錯亂、困惑並重新思索。《宇宙連環圖》、《去年在阿魯吧》最主要的目的在於破壞讀者知識體系，並建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知識體系。

而《漢聲小百科》就是和《宇宙連環圖》、《去年在阿魯吧》相反的存在。《漢聲小百科》所有的知識體系，都是早已被人們，因為特定立場、或是某些原因以

---



特定的方法、將知識強制灌輸給讀者。《漢聲小百科》是為了達成編者們某種目的所建構的知識體系。

但是我們生活中的知識，並非全然的都是像《宇宙連環圖》、《去年在阿魯吧》自己建構出來的。也非《漢聲小百科》都是別人灌輸的。生活中的知識，大部分都是意識形態下的產物。因此舉了廖添丁和王贛駿當作例子。而在全部都在解構的知識的阿魯吧的裡面，竟然擺放著象徵建構知識的《漢聲小百科》。這是一件相當奇怪的事情。而《文藝春秋》中的插畫，小百科象徵著賀景濱。來阿魯吧店裡面的人寥若星辰，來店裡面讀《漢聲小百科》更是屈指可數。唯有自己去努力思考、驗證、何謂知識、真實，才能跟上這世界的腳步，不會被淘汰掉。

這兩本書最重要的是，讓讀者重新思考、建構屬於自己的知識、拋棄舊有的固有知識。例如《宇宙連環圖》其中一篇灰色的地球，卡爾維諾認為地球一開始是像月球一樣沒有大氣層，所以紫外線等電磁波沒有辦法阻隔。因此地球的顏色應該是和現在的月球一樣，一片灰色的世界；而《去年在阿魯吧》則是在酒吧裡面的相遇，討論人生的意義。在思考知識的背後意義、目的，希望讀者們也可以在讀書中，尋找自我。像是小賀都能夠在阿魯吧裡面自由自在地放鬆，而 Qwfwq 則是在宇宙的某處中，恣意的生活，過著逗人為樂、小丑的生活。因此黃崇凱決定把卡爾維諾的影子投射到賀景濱身上，希望讀者們可以了解體會出更深一層的意涵，找出他的象徵，與內容的關聯性，而並不只是看完《文藝春秋·宇宙連環圖》裡面小賀的阿伯和小賀在阿魯吧的敘事經過。

## 五、結論

黃崇凱《文藝春秋·宇宙連環圖》，將象徵知識解構的《宇宙連環圖》和《去年在阿魯吧》擺在一起。象徵著自己所學，所見所聞並不都是對，可以自己全部重新理解並且建構屬於自己的知識。而《漢聲小百科》則是象徵知識分子為了特定的目的和立場，建構出來自己的知識。然而所有的知識，都像〈宇宙連環圖〉該篇中的廖添丁和王贛駿一樣，有很多時候，事實是怎樣，或真或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識要怎麼解讀。不同的解釋，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 參考資料

- 1.黃崇凱，《文藝春秋》（台北：衛城，2017）。
- 2.伊塔羅·卡爾維諾著，張密譯，《宇宙連環圖》（台北：時報，2017）。
- 3.賀景濱，《去年在阿魯吧》（台北：寶瓶文化，2011）。
- 4.殘雪，〈美、距離及結構——讀卡爾維諾《宇宙連環圖》〉，《花城》，1期，2008年，9月，頁182-187。
- 5.劉淑玲，《賀景濱小說《去年在阿魯吧》互文性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學系碩士論文，2015年6月。

6.李志銘，〈俠魂義膽少年夢--古本舊書炷仔冊裡的廖添丁傳奇〉，《全國新書資訊月刊》，62期，2012年6月，頁13-21。

7.蔡錦堂，〈義俠？或盜匪？--以臺灣·廖添丁與日本·鼠小僧為例〉，《臺灣學研究》，9期，2010年6月，頁1-18。

Lightman Alan, "The Complete, Cosmicomics." *NATURE*, 460.7253(Jul.,2009): 329-329.

Thier, Aaron, "The Complete Cosmicomics." *NATION*, 299.21(Nov.,2014): 34-36.

黃錦樹，〈旅美小說家賀景濱的天問：這個世界真的存在嗎？〉，《紐約僑報》  
<http://ny.uschinapress.com/weekends/2013/08-26/377.html>

